

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，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

每一位老师，都有走下讲台的时候。除了教书育人，他们还有着自己的爱好，承担着对家庭的责任，无论是作为教师还是父母，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。教师节来临之际，我们采访了几位教师的孩子，看看在他们眼中，当教师的爸爸妈妈有着怎样的故事，给他们的成长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。

他们是老师，也是我的爸爸妈妈

■ 记者 梁童童

最严厉，也最“会玩”

“我觉得我的妈妈特别厉害，她什么都懂，她能带我去找到很多好吃的、好玩的地方。教师节来临之际，我祝妈妈教师节快乐！我也有一个小心愿，就是希望妈妈平时对我不要太过严厉了。我希望她每天都快乐，我们还要一起去完成走遍祖国的愿望。”

每天早晨，邹航耀都跟妈妈一起去上学。这个学期，航耀升到了三年级，妈妈带六年级学生。有时，航耀去办公室找妈妈，见妈妈正在批评班上的学生。看着那些平时酷酷的哥哥姐姐们被妈妈“训”，航耀只觉得妈妈形象更高大了。

妈妈在给自己辅导作业的时候也很严厉，因为妈妈是语文老师，对知识点的把控特别严，除了作业，预习和复习也不能马虎。航耀所说的严厉，并非指妈妈的语气，而是态度上的坚决。

妈妈会要求航耀，必须充分利用延时课的时间，尽量在校内把作业完成，否则就要留在妈妈的办公室把作业做完才能回家。

对此，妈妈汪书涵说，是想要航耀养成不拖拉的习惯。“我知道他这个阶段作业基本都可以在校内做完。这样回家后，我们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做总结和玩耍。”

学习这一块，妈妈对航耀是严厉的，但是学习之外，航耀说：“妈妈是最会玩的人。”

汪书涵喜欢旅游。还在读大学时，她就时常利用空闲时间出去走一走、看一看，有同学一起去更好，没有同学一起，她一个人去也不错。自然的美景、城市的魅力、热门的景点、另辟的蹊径，她都可以玩得有滋有味。结婚后，她也常常会利用寒暑假偶尔一个人出去“遛遛”。“因为我丈夫是外省人，年假基本上会选择回老家陪陪爸妈，一起出去玩的机会就比较少。”汪书涵说。

等航耀稍微大些了，汪书涵出去“潇洒”的心又蠢蠢欲动起来。川南城市、川西高原，贵州、云南、山东……好多想去的地方。“妈妈特别厉害，每一次出去玩，都是她做的‘攻略’，一家人都听她的。”航耀说，“以前，她还跟姥姥她们去过日本，跟日本人妈妈也能沟通。”“国外也想带航耀去看看，就是不知道这个疫情要什么时候才能消停。”汪书涵说，自己的目标就是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在儿子成长过程中，她想让儿子多看看，多了解这个世界。“开阔眼界很重要。”汪书涵说。

也因此，汪书涵很少对航耀说“不”。航耀想试试轮滑，可以；想学习游泳，没问题；就连航耀喜欢看的动画片，想要其中的哪个玩偶，汪书涵都会满足他。小时候，航耀喜欢奥特曼里的怪兽，家里就堆了几十只。

“我以前也喜欢手办，不知道他是不是遗传了我。”汪书涵笑着说，“我自己感觉，以前喜欢动画的时候精神生活很丰富，把这些跟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，现实的东西都会变得有意思。学习固然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学习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希望他能过一种丰富的生活。”



资料图片

“我知道，你们最爱我”

“教师节到了，祝我的爸爸妈妈节日快乐！我希望爸爸妈妈的工作压力小一些，不要那么累。也希望他们能多听听、多理解我的想法。”

吉依纹来自一个教师家庭：爷爷是小学教师，爸爸是高中教师，妈妈是初中教师，二舅也是大学教师。在吉依纹眼中，爸爸妈妈的共同点是，都很忙，都很严格。

爸爸教高中数学，天天就是一个“忙”，一年到头都没有几天闲日子。高中的寒暑假就跟“放着玩儿”似的，一眨眼就过去了。假期里，爸爸还得研究着怎么给班上的数学“困难户”加加油、提提速。从小到大，吉依纹跟爸爸一起出去旅游的次数一个手就能数完，这还包括了近郊游。

妈妈教初中英语，不像爸爸那么忙。可最近一年，妈妈带了初三，压力也大了起来，在周内，吉依纹很

少有和妈妈一起吃晚饭的时候。

吉依纹今年上初二，可能因为父母都是教师的关系，他们对依纹学习要求一直比较严，也很细。

从小学开始的每一次作业，爸爸妈妈都会仔细检查，有没有认真完成，错题有没有全部改正好，错题本有没有定期复习。依纹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完成作业，书桌也必须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“实在不会做的题，错了就错了。但是如果粗心做错了题或者同样的题错两次，爸爸妈妈就会很生气。”依纹说，自己知道爸爸妈妈的要求是对的，但有时还是会觉得委屈。“比如说那天我就是状态不好，我也不想粗心，但是妈妈就会说

‘如果中考你也状态不好，或者高考你也状态不好，怎么办？’之类的话，我也很生气。他们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我。”

在依纹眼中，爸爸和妈妈也有不同点。爸爸更能接受新观点、新想法，妈妈相比之下要顽固一些。一次，依纹想要和同学去街上弹吉他卖唱，爸爸觉得无所谓，注意安全就行，妈妈则是完全不能接受，觉得“这像什么话”。

正处于青春期的依纹，尽管有时对爸爸妈妈有一些不满，但是她打心底佩服他们。爸爸经常会给她一种什么都懂的感觉，虽然他也并不是事事精通，但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给人启发。

吉他是依纹上小学时学的，中途曾因为害怕手疼差点半途而废，是爸爸鼓励她坚持下来。她还清楚地记得那天，她摸着手，哭着说不想练了，爸爸告诉她，要是坚持下去了，未来的人生她会拥有一个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失去的“朋友”，那就

是吉他。

而妈妈，尽管对自己很严格，但是在关键时刻，是绝对站在她这边的。上六年级的时候，依纹喜欢上了“洛丽塔”（一种装饰繁复的洋装），想在家或者出去玩的时候穿。一开始，妈妈很反对，认为这会影响到依纹学习的心思，但禁不住依纹反复地请求和保证，妈妈最后还是同意了。

假期里，妈妈带着弟弟来家里玩，看着穿上洛丽塔的依纹，时不时就要说上几句。后来听妈妈说，妈妈还专门找妈妈聊了，让她不能纵容依纹买这些“花里胡哨”的东西，但妈妈的回答是：“我觉得这些小衣服挺好看的。”

进入青春期后，依纹有了许多自己的想法和思考，对爸爸妈妈的一些看法，也有了不同的意见。过去一年，家中不时会有争执发生，三个人都在调整自己的状态。但对于依纹来说，爸爸妈妈始终是值得信赖的、能够为她提供建议的益友。

会“发光”的妈妈，打开了一个会“发光”的文学世界

“我希望妈妈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！我感谢她对家庭的付出，也能够理解和支持她作为一名老师在工作上的付出。妈妈，节日快乐！”

在王越的眼里，讲台上的妈妈是发着光的。小时候，王越偶尔会跟着妈妈去上课，前一秒还在跟女儿说说笑笑的妈妈曾素梅，一上了讲台，立马切换风格，“气场全开”。有“老师”的身份时，妈妈似乎要更严肃一些。

在王越上小学一二年级时，曾素梅在自贡城郊的一个村小教书。放学后，她会先去城里接女儿再回家，到家时已经晚上六七点了，还要先做饭才能休息。那段时光在王越的回忆中只留下了模糊的印象，而在曾素梅心里却印象深刻，也有些许遗憾。有一年王越生日时，曾素

梅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：“初为父母，我们还不完全懂得教育子女之道，不能够做到和风细雨，润物无声，更多的是宠爱不足，严厉有余……而你总乖乖地承受了，忘记了。”

有一次，曾素梅因为学校的事情耽搁了，没能及时去城里接女儿。小小的王越自己从学校走回了家，而那段距离，即使是成年人也要走近两个小时。曾素梅赶到女儿的学校时没见到人，还以为从此就失去她了，一路走一路找，一路的绝望和泪水。

抱着一丝丝希望回到家，没

想到真的看到了满脸通红、满头大汗的王越。即使过了多年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依然让曾素梅心酸不已。

曾素梅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，在阅读、写作方面，给了王越不少熏陶。王越十一二岁时的一个暑假，曾素梅没来由地开始每个晚上花上一两个小时朗诵散文，《文化苦旅》《行者无疆》……那时，王越也就在一旁干自己的事情，但听着妈妈沉静又充满感情的声音，不自觉地也进入了那个悠远梦幻的世界。

王越的写作从小就不错。自从她上初中后，曾素梅就很少看她写的文章，“在我心里，我一直觉得她写作挺不错的，能够自由抒发，并且很有深度。”曾素梅说，但不曾想，女儿也有“翻车”的时候。

那天，王越让妈妈给自己的作文签个字。曾素梅拿过来一看，一眼就看到了老师在最后用红笔批的

字迹，第一句就是：“阅读你的文章，我就觉得要出事。……”老师说，女儿的文章废话多，错别字更多，希望妈妈能帮着修改，下一次再交来。

于是，曾素梅仔细阅读了女儿的作文。作文写的是家旁边小巷口的一棵老树，树皮干枯，树干上还有一个大洞。一路读下去，曾素梅渐渐觉得“的确要出事”，重复啰嗦，错别字多，也不知道女儿要表达一个什么主旨。问女儿，她自己也不知道想写个什么，曾素梅终于知道问题出在了哪儿。她嘴里念着“要出事，要出事”，母女俩在沙发上笑作一团。

现在，王越已经大二了。尽管她学的专业是物流管理，和文学没有什么关系，但从小和妈妈一起读书、改文章的记忆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。现在，她仍保留着对文学世界的憧憬，保留着对“诗和远方”的向往。

